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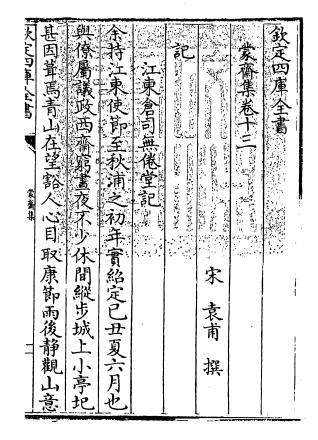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

蒙齊集卷十三

群校官庶吉士臣 期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街臣朱 校對官待部軍胡士震 **腾録監生臣倉思震** 



**舊有亭曰花光易曰思洛次年冬十月余遷司泉仍** 江自守池亦 思扁曰静觀城俯大江慨然懷感河洛久苦邊塵我畫 金にないる 庾事睠睠不忍舍兩亭豈為愛山與牡丹哉已丑迄癸 以名其堂者子路問政夫子告以無倦余與同僚講荒 政五年宜倦而益勤蓋活民乃吾職也每逢水旱霜螟 池者於余曰湖山樓将壓矣議更樓為堂既記功請所 已歲荐機無日不講荒政亦念不到園亭也幕客之留 一衝要也事會之来何有終極風植牡丹

之災中心惕然不惟不敢倦亦不知倦堂之命名聊以 志余心耳然則静觀也不在山思洛陽也不在牡丹的 恕如心也欲惡者心之大端已之所欲人誰不欲已所 昭矣嗚呼觀其所以觀思其所以思雖欲倦也其可得 母以所惡施諸人夫所惡勿施爾則所施皆可欲欲吾 不欲人其誰欲大學論絜矩之道謂上下先後左右皆 子後之人與我同志雖千載猶一日也 ここうう へこう 江東憲司松軒記 紫衛集

身行之之語更之曰恕軒刑重事也學陶之言備矣有 無不欲然則何以識心心有思乎思由心生而思非心 事之左小軒舊扁曰平恕偶因革治取先聖詢子貢終 欽定四庫全書 過失不經忽也刑故恕乎曰故雖小不可不刑如心而 如心以不可識識心則不求如心而無不如矣泉司廳 無欲可以是識心乎心不可以識識也心不可識若何 也心有知乎知由心發而知非心也思無思知無知欲 心也不欲亦吾心也遂以欲不欲為心可乎心無欲亦 卷十三

豈不自知哉下違心而抵罪上違心而罪之是上下皆 當民滅民之惟刑寧不自知吾不教民而遽加刑馬亦 委曲繁重尚若此後世無教而有刑然天常人舞本未 也為之精貌察辭為之師聽簡字為之服念為之良於 聖人守位曰仁制刑之本旨非嗜殺也辟以止辟也况 刑之吾何知哉雖然亦甚不得已馬耳天地大德曰生 ころうら こよう 不如其本心也然下違心無譏馬上違心責可追乎易 古者修道以闡教讀法以明民民陷于罪猶曰非民罪 散虧集

多定四月全書 後之居是官而與吾同是心者尚其監茲 敢正所謂如心也吾之明前一敢心心果如是耶嗚呼 之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明足以折猶且不 之青陽余改司泉事冠之為番之理掾又偶同僚前後 給定中余持江東庾節東陽朱君名元龍字冠之尉池 俱檄入賓幕冠之天資無直此然不肯阿附神替為多 改秩字處之縉雲端平三年至邑及余官中朝聞冠之 處州縉雲縣重修鼓樓記

冤滞恤貧弱尚教化凛凛有古良吏風余方私自慶幸 是邑地隘民窮賦飲煩重冠之以寬簡勤應得民和理 更新縣樓愕曰冠之非好事土木者其殆必有以耶 知是役也一錢粒栗不科于民縣遇受輸例得緡錢五 父已日年公馬 屬吏董以士人寓公急義於馬樂助樓成而民不知余 何遽營繕勞民為未幾冠之貽書道委折求記其事乃 |數曰固知吾冠之不負學道愛人之訓也君子為政惟 百冠之捐以供费郡太守陳公至又以公帑佐之工不 蒙齊集

金分口匠 患舍本務崇不急耳按圖志宣和五年創此樓距今 季秋的功于孟冬正農際也凡此皆合古役民之義是 本不傷矣且歲複數食執役者競趟規模既定經始于 百五十年會大風一夕撤去勢急甚矣不煩民而事集 訟者出入于是必思夫枉直之得平此皆邑政所關之 規做以贊嚴長賓客出入于是必思夫請謁之不行獻 思夫凤興夜寐以共乃事邑僚出入于是必思夫交相 可記也已繼自今危樓吃時公門洞開令出入于是必 1

是報冠之遂筆之為記 大者豈徒聽鼓聲之謹亮覽石節之峥嵘而已哉既以 「嗚呼吾親亡矣其誰獨無親乎吾每至官所水旱寇賊 畫夜寤寐若一其易道乎先公歲在癸卯大病中夢與 易繋言通子晝夜之道而知精爽之至與神明交不問 久已日年日 神遇神駐馬熟視偉先公先公寤而病差某時方十歲 歴歷識斯事後三十一年先公復病迺卜醫于神良驗 池州重建祠山廟記 蒙衛集

雖亡吾親之心不忘也池有神祠庫陋傾圯撒而更新 十有二以聚萬民其末條曰除盜賊夫荒政庾事也除 紹定二年夏六月某被命司庾江東明年冬以泉司無 馬匪以徼福于神抑以表吾思親之心凡吏于池家干 池與我同是心者其世世革治馬俾勿壞 /災為民禱祈願吾民各得飽食寧居以養而親吾親 池州西祠優景樓記 連值成饑夙夜以救荒為急惟周官大司徒荒政

盗販荒之責一日讀昭明太子集乃大感悟當是時異 盗泉事也然則脈理相貫尚矣某職思其憂何以稱弭 私未能足食令兹失業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何候人 **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去歲公** 猶貴劫盗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戌未歸殭丁 ここう ラーンにう 郡吳與信安三郡人 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漕大漬以瀉浙江水部發吳 曰吳與累年失收人 八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穀價 丁就役昭明太子抗疏力諫其畧 紫酶集

時職在撫摩不能培養邦本又縱尋斧馬因以重飲鄉 無奇策在于官吏不擾今昭明太子知漕渠必擾民擾 則寇盜相因而起故弭盜無他巧在于使民足食賑民 民处致寇盡忠直諫力過其前可謂覩微知著之哲矣 罹其弊其言哀痛反覆洞見民隱嗚呼饑歲民心不固 虚實若募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與未受其益內地已 以峻刑虐民海盗其為禍又可勝道耶然則昭明之言 夫漕渠之役固勞民民事也然且不可知當機雙存臻

| 欽定匹库全書

卷十三

|英華昭明會萃成編富矣某之直書此事庶幾做英華 「スコローをいる 之遺意示訓戒于將来彼之慕仁孝者既堅信心而憚 其事不可概舉讀罷丁役之疏竭誠君親施利生民行 賑荒弭盜身親歷之與昭明黙若有契世稱昭明仁孝 安神靈扁以儷景泊来番且一年池人以記来請惟是 **喝疫獨之災為民禱祈朝響答通即西祠聲建新樓用** 非獨有益于當時真萬世之龜鑑也某始制司于池雨 物而仁孝具馬豈特枚數衆善而後見哉自古詞伯

萬世如一 古之學也粹後之學也駁古之學也實後之學也虚古 靈威者懔然知畏于以厚民生固邦本是亦昭明之志 之學也務本後之學也趨末古其可復乎道與天地準 云爾 后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學奚 ·樂也正聲日接于耳邪僻不入于心鼓舞動蓋並 寧國府修學記 日也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舜

一多定四角全書

卷十三

就與起處周之教深矣去古既遠雅音息而教化衰然 宮歲久滋比慨然歎曰吾以教為職固陋如是心誠思 習正論磨離既久日充日明乗奉之良油然感發孰得 統而與學者共之陶冶作成一歸于正親正人見正行 六經所載聖賢所述後世猶可及馬有能傳先王之正 之典教于宣城也其有志于斯子憫俗學之横流懼斯 而禦之故曰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鄒君 人上日本人 道之湮鬱始至日與諸生講習以求正人之心環視學 蒙衛集

所藏生徒所居頹敝已甚故規制加詳以至先賢有祠 馬于是黃而新之惟殿及堂材素堅良用工差省奎畫 備者廣之殿費多出于學又請于郡于部使者欣然咸 次舍有所帑庾有储朽者易之敬者正之陋者飾之未 有光凡鄒君之所以篤意于學者豈徒欲諸生事化畢 今邦之俊秀游于斯息于斯紋誦于斯洋洋濟濟視昔 佐其役經始于丙申之孟冬告成于丁丑之仲秋繼自 玩華藻ピ 一哉蓋將以求斯道馬道若大路坦然甚明根

諸吾心不勞外索以此正身以此正家以此正君其致 萬變其奪鄒君期望學者之心其大本在是某嘉其有 夜以思之戰兢以持之此心純明無有間斷實德在我 欠已日年已言 開禧間權臣輕開邊際兩淮釋騷敵乘虚攻歷陽甚急 志于古且欲學者相勉以成斯志也于是乎書鄒君名 應博昭武人 也雖然邪說易熾正道難明克念與否聖狂分馬蚤 和州修城記 蒙商集

城幾陷獲全唐劉禹錫壁記謂此城亞父所管高且堅 重豪有金湯之固矣費緡錢二十餘萬而不以累費朝 登城慨然曰城瞰重岡豪枯無水賊窺我易耳郡雖凋 邦復修築馬今太守何侯始至集僚吏将佐父老暇日 斯言固驗然守備素具亦太守周侯力也嘉定士午五 東門去城三百步環濟深塹以其土築月城于是重城 甚備可緩耶過相地勢夷高就庫西自鎮淮門統北 月大水城北以大計者餘四百寶慶改元劉侯燧守是

金分四屋台書

C. 10 101 1.140 專城之責其志于不失守明矣為政我姦暴安善良創 所以守也奚可株守侯本經生奮身右科忠義自許任 守耳噫二說不同自然一也職曰守臣矣誰令失守戰 兵利鈍不在城有無縱有堅城敵来不迎過不蹋直株 一情城為固脫弗能守為敵所據本以自固反以自累或 池固不可發而近世論兩淮城築者吾聞其語矣曰我 廷百姓亦弗知也嗚呼此豈易言哉自古王公設險城 曰淮四戰之地敵長驅而来我或迎其前或躡其後在 蒙衛集

武芍陂人 一多定四月全書 寧宗皇帝更化之初與崇正學尊禮故老慨念先朝鴻 記兹投觀所施行事义適與余心合遂為之記候名嗣 無而所謂真可恃者又在城築之外耳侯馳書告余求 闔無不在我又奚株守之足患然則两淮城築決不可 **号矢器械萬數人心既固軍政大修卒有緩急伸縮開** 寧淮寨千四百楹收敢勇情成招屯田强弩各千人 象山書院記

士遐邇成集給定五年春南周咨原縣遂往觀馬始至 之學有大功于世教錫名文安庸示褒美于是慈湖楊 壁面俯平川清與目謀曠與神會築宮百楹既壯既安 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南承學小子將指江東 寧考動容稱善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及學問源流所 先生我先人絜齊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進讀論 儒碩師咸錫嘉諡風厲四方謂象山陸先生發明本心 こくこうら とこう 象山實隸肯溪祠守荒頹過者悽愴爱相邑南背負魏 蒙衛集

傳枯章句者自謂質實溺空虚者自詭高明二者交病 規模信美矣乃具以本末上之朝有詔俞之賜名曰象 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舎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 濟濟異異相與講明問辨皆三先生之訓語也齊曰志 含真先聖退謁三先生祠竦然若親見象山先生與坐 山書院士合辭来請願有記甫竊嘆世降俗散學失師 心畫也顧瞻之間已足以生恭敬消鄙俗知入德之門 而與二先生相周旋也升縣訓堂學子序列深衣大帶

一多定四件全書

子物天地大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鬼神草木 之詩曰有物有則孔子亦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欽定四庫全書 變而得其所以然者矣其或凝馬滞馬未大昭晰馬者 所始物何所終相更相禪相生相推旦萬古而莫窮是 鳥獸皆物也而物無非我我亦當究其所以然乎物何 物之靈有是靈矣則必洞然于上下四方往来古今之 何為者其必有以矣人亦萬物中一物也故曰人惟萬 而道愈晦書院之建為明道也道惡在無不在也終民 紫衛集

左右者物也物非彼也彼不我外我自外之彼本不隱 果何為而然也盍深省乎接乎目入乎耳森列乎前後 臣兄弟夫婦朋友井井秋秋有倫有理者是孰使之然 我自謂隱是自嚴也自室也非物嚴我室我也父子君 我乃未能自别于日用不知之凡民豈其不明飲游談 固不齊而降東常性則一也何古先理哲察倫明物而 聚議數他人之短長高下燭照龜上也而何獨自知則 而不容不然益深省乎鈞是人也剛柔輕重遲速氣質

实本非弱也勿力争而心競即强矣反覆手之間耳然 唇抑不强與事物獨我少有不平雖甚懦勇不可當也 行實踐然而識也也君孝親本有良貴仁宅義路何莫 于此而省發馬純純乎孳孳乎理融心悟一以貫也躬 而何獨自立則弱然則本非昏也即觀人以自觀即明 以魯顏子亦足以發也以愚此魯非魯此思非愚學者 則自明自强者何其鮮物交物而引馬者何其多也此 非物罪也盍深省乎省非難常省為難曾子日三省也

一次 王四年全書

蒙衛係

萬物皆備于我樂莫大馬噫此其可言者也如以言而 者終不能成物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 由斯志其基本敬其與也誦讀則沃以膏液嚴師畏友 之訓曰吾不感象山先生與我言感先生不與我言耳 間也母抬章句泥物者終不能格物也母溺空虚遺物 則鍼砭藥石也死生不貳帝臨汝也天下歸仁物我無 害屢叩屢不答一日叩愈切先生曰此事不屬他人自 ジセ )美猶泥物也言亦空而已矣猶遺物也甫幼聞先

我德之芳其芳也時面益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 菡萏詩歌关蓉騷賦曷取哉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 求可已嗚呼至哉紹定六年清明日記 草木之華隨之簡新固各有時胡可以一律齊哉獨蓮 蓮有說而于他華不能無販馬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 結其根也有孚盈缶的中之意也大白若辱出淤泥而 これつら とた 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濂溪先生愛 馬實夫君子堂記 蒙衛集

一致定四库全書 故為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實夫之進德云端平 種德庵而屬余記若實夫者可謂有志于為君子儒矣 物之得時惟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實夫築室桂山 至于時則與他華等未可以彼議此陶靖節有云善萬 也當流金鑠石之時有瀟灑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 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濂溪一 一年立夏日記 東陽縣與孝廟記 卷十三 日過鄞之東湖訪余于

孝之道大矣天經地義萬古一日也不慮而知曰良知 使不孝者愧也愧不孝所以使孝道與也聞具有施君 夫何知哉不學而能曰良能夫何能哉聖帝明王之世 當然不願乎其外也雖然此孝子事耳為人上者以孝 其道之微乎表門問門問昌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復子 葬倫敘孝道明天下不以為罕見之行以罕見而得名 欠正日草を皆 治天下被有孝之實則惟恐其名之不彰彰孝子所以 孫子孫榮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孝子何志乎行吾之所

**焞者泣血叩聞以贖父刑罪吾能捐身為親如是乎晉** 銀灯正层 石河 也孩提之童則愛親孩提何知何能哉見親之不葬則 瑞吾能感致嘉祥如是乎有應君先唐君祐者事親居 昭應如是乎孜之子生亦有孝行吾能正身訓子如是 有許君孜者悲號時松鹿犯其我虎為殺鹿吾能盡誠 恨恨何自而發哉無所知也無所能也而自不容不然 乎又聞唐有馮君子華者廬于親墓而有白兔靈芝之 喪各著至行吾能生養死哀如是乎尚不能然若何不

一婺州東陽林今君嘉會治邑有善政深以扶植風教為 先務于是合兹邑之孝子而祠之且白于郡郡上于省 一常以為不足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六孝子之心固與 顏此豈知其為此哉此六孝子者人稱其孝而六孝子 錢佐役而和者滋衆鳩工飭材廟貌書新遐邇胥悅朝 固與六孝子同也孝道之與皆由此心生耳端平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若部而奏之天子今左丞相肅國公實東陽人首捐金 天地相為無極也聞六孝子之名而赧然知愧者其心 蒙齊集

本性情告為孝子今神明帝錫嘉名写孝道與神皇皇 遺之俾歌以祀神其解曰春雨濡兮秋露零思吾親兮 化用以為来世事親者之勘而非徒為孝子私也令君 廷賜額曰與孝于以章聖上孝治之仁表令尹崇本之 神淚亦灑誰非人子写神鑒之錫爾類写慰爾思年豐 屬某為之記不敢以固陋辭乃為敘次本末且作詩以 一分稻肥歡樂兮耄倪神未来兮我民待神之歸兮報無 **兮来下英芳醑兮酸耸歌白華兮我心以寫聞蓼莪兮** 

君生九歲而孤執喪如成人稍長萬學窮日夜不倦通 怠神無在兮無不在溥此孝兮横四海 馮君振甫言行記

平其天是為常則因物有遷習矣弗察其究其然顧操 存之有要庶云為之罔愆試肅將于一念已參乎其在 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日課有錄題其首曰惟民之生渾

子勉旃後偕從弟國壽師事慈湖楊先生國壽早世先

改定四年全書

蒙衛集

前償須史之弗離則斯道庶乎其可望馬繼令必書小

覺非思慮言語所及其為先生許可如此不好非聖之 生談教之地余將使指興建書院用白鹿洞規制請于 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户甕牖氣浩如也貴溪實象山先 蓄德但知蓄財本為子孫計而天理不爽福反為禍君 創贈宗一廪貧不能活者歲時量助之每歎世人不知 書不以聲色亂耳目弟為族人後生産均分之無新色 生作哀辭曰子與振甫相親先後問答無幾遽爾皆覺 朝廷君為堂長四方多士聞風興起来學滋衆君氣貌

行猶幡然欲往若忘病者丁酉仲秋十有九日忽命具 吾惟直心而發耳暮年見世途險戲書題詩壁間曰眼 學者為之感動天性質直未當為迂曲繳繞之態每曰 春容海誘不倦生徒有過軟修然不悅未當疾言處色 瑕玷親戚鄰里下至田夫野叟莫不敬愛卒之日咸嘆 浴浴罷俄頃正中更衣偷然而逝嗚呼君之行已養有 俗難觀古時閒只順天平生羞說遇投老更加鞭威在 といり日 (115) 丙申自象山書院東歸中道得疾既抵舍聞書院趣君 蒙衛集

所賴以植立不壞修明無數者則必由講學始蓋道不 故馬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而已斯道也亘古如 我國家祈天永命滔育羣生與三代同其長久是無他 惜之余既銘君之墓又擬拾君之言行詳記以示象小 通行于萬世不足為道學者無益于人之家國不足以 士友忠信篤敬如君者不可復見矣吾道奈何吾道奈 重修白鹿書院記 日而

多分四月石書

C. 1010 /1140 恢復以開邊斯道又幾墜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嘉 誼明道之力也開禧權好竊弄威福誣正人為偽學借 道之力也權臣力持和議擯棄忠良宴安江沱不念讐 斯道掃地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中興諸儒正註 給符政宣間羣邪得志流毒生靈極而至于中原板荡 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元祐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 恥斯道又幾鬱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乾淳諸儒正 家縣集

為學熙豐用事之臣專務功利排斥正論斯道晦蝕甚

到方四月 全書 軒晦苍泉山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 功利使士心不昧所趨以庶幾實有益于國家耳雖然 興廢明晦之機而中外臣僚下至革布之士皆當精白 定更化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皇上嗣臨大寶正斯道 甫心有大懼馬風俗之壞積漸以成君子之澤積久乃 承休共扶斯道南無狀將指江東且五年建象山書院 見伊洛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中與南 貴溪與白鹿書院于廬阜豈徒然我正欲力辨道誼 卷十三 **利益を利用が入れる** 

之盛不然本實撥而枝葉枯利欲熾而道誼微吾為之 養能如乾淳乎夫培養有加于前而後可以政望乾淳 養之澤至更化始見以其本實之無恙也更化以後培 化見者枝葉未見者本實本實弗撥遇春思祭乾淳培 紹而修之者乎天理人欲之分南軒晦菴二先生剖析 懼矣然則南軒晦養象山諸先生講明問辨之學可無 炎定四庫全書 所以續洙泗之正傳者日星炳炳諸先生立身立朝大 既甚章明而喻義喻利之論象山先生數闡尤為精至 蒙痛集

節追配昔賢而所以淑諸人者大要忠君孝親誠身信 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言論辨 元德張君同官于池又與仲能湯君有同年好二君從 說特其土直耳執言論辨說以妄窺諸先生之門牆而 于其實德實行植立修身有益于人之家國者乃不能 其苦切至到如此曷當以口耳之學爭夸競勝哉甫與 取為師法則不足為善學矣顏子之鑽仰曽子之戰兢 事晦菴先生之學功深力久遂延為洞長元德以年高

宇整整翼翼增廣于舊日是麗澤之習日益光明善相 先歸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来集又以暇日大葺堂 自以不忘今日培養之澤回視更化以来被乾淳之遺 告過相規毋事苟同勤勤磨切使後来者推及源流所 次定四車全書 發揮亦足以助學子之警策云 既記象山書院以與四方之士共之矣則斯記也互相 化者鬱然相望于先後其為有益于國家不亦大乎南 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蒙衛集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數漁溪 而變化無窮鳴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 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金ラロノ 可哉仲能湯君為長于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 極之妙具于是矣道為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敏隱 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 遊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質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 子堂記巡稱堂基爽道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栗助風

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廬阜尋舊 次已日東全書 图 遊而後歸不亦快哉 蓮語扁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當有感乎富貴 天也非可求隱逸偏也非所安求為君子而安馬漁溪 之廢壞新創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職荷池取漁溪愛 化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創重修者起六十年 /望後學正在是余恨原吏鞅未獲一登斯堂價乞閒 番陽顏范二公祠記 紫癬集 Ŧ

成國以氣骨立某識斯言不忘將指江東泉司署番按 圖志二公作牧是邦人祠之至今然或附屬舍或在郡 如唐顏公我朝范公未當不感慨與嗟指以勵諸子且 我先人絜齊先生讀史見致忠盡義為世標準之偉 論顏公晚節偃蹇及敘至德初元公赴鳳翔事不能明 爽境移祠守意曰祠成子為我記之某敬諾每覽唐史 **圃規制庫陋弗稱一日知州事林俱與某語慨然有小** 金万四万八二 曰國于天地有網常馬二公網常之氣骨也人以氣骨

賊猶憚之而史忍誣之乎顏公使希烈范公抗元昊皆 武事定後耶泊至拜御史直道不阿權好膽落两京既 欠已日年 白馬 始未敢害公布烈忿唐殺弟希倩乃致公死地公死唐 把氣飲重天下公推好尊主何謂偃蹇捨平原詣鳳翔 公赤心反稱棄郡渡河觀史至此令人拂膺夫元載盧 復平原併安皆公力也何謂棄郡忠臣義士雖身為盗 非怯也當禄山初反聲撼河北公不于此時怯顧怯靈 一時盗賊之雄希烈陷汝州公以八十之年挺身罵賊 蒙齊禁

然德望碩大光明無纖瑕可指而中公者必曰朋黨元 顏公偃蹇棄郡何異曩令全驅保妻子之臣見義不坠 敗狀昊謀大沮時論猶前公擅復書坐奪官此與史譏 存得死所矣元昊僭帝請和范公自為書力陳逆順成 銀分四月百十 載盧杞陷顏公于唐主之朝而朋黨之論擠范公于盛 折二公而折二公者奸邪朋黨也慶歷朋黨之論與於 決以具書来上則國體所繫可勝悔耶盜賊夷狄不能 公連斥斥復起起復直言時事已而又斥这不變公歸 卷十三

盡義關世綱常之大節如此林侯名清之秩滿除坑治 言者昏明固異也我朝保全憂國之老臣豈唐世敢彷 次定四軍全事 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實難嗚呼心顏范之心是亦顏 守二公所守之那深自慶幸斯言亦可嘉已小雅云高 使者崔侯端純代之始至聞建是祠嘆慕不已曰吾得 祠宇與廢于二公何加損而某獨感念先訓著其致忠 佛萬分一武番為二公遺愛之地人心懷之千古不泯 明之世完全身名而顏隕賊手讒人交勵術無工拙聽



欽定四庫

集部

全書紫齊集卷十四

群校官庶吉士臣明圓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校對官待語臣胡士震 總校官編修街臣 朱 膳錄監生臣 陳 栻

反正四甲氏馬 高級問題はあった事を自己的題が 1 STATE OF STA WE STATE OF THE PARTY OF THE PA Ą AND THE REAL PROPERTY. 四路市出 名言 一豈知余心哉余自為童 溪與白鹿書院于盧屋 宋 撰

其嗣續况士友之紛至非接其話言參諸履行則未可 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游官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 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選於佩咸集彬彬可觀矣而余 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 得其為士之實于是選通經學古士率生徒而課之余 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材雖易于振拔而後来之秀未保 未十數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為之慨然將指 凡士願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輩與其望實或界 四

金げ口がんご

人者如何耳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益官則堅 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院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為 何偏見立異同幾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于論說 融明之趣轉相依做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 習日駁慕超詣者無深實詳鎮之功為辨博者之通貫 此番江書堂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 からして 日本日 一日 公庶之操立朝則崇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 日亦數加及察侯其有立也乃分两書院而肄業馬 蒙商集

一當行止所當止至平至常萬古一日何喪馬何得馬然 **藨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象** 銀员四周百言 往来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當汲也故愈汲愈 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熟習遺訓孝友信睦公 本無可喪于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產正直也行所 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 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齊曰達源止善存誠養 正而講道之道則名曰自得得者何井卦曰无喪无得

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 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 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為人尚何論說 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子服 家之弊乎嗚呼番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失諸老先生 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尚何徇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 則得云者得其無喪無得者而已放動之所謂使自得 曆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氣脈長矣勉之勉之 ているらんにち 風 蒙齊集

多兵匹库全書 先生墓在奉川松谿里其墓碣慈湖先生所作也先生 學于新安歸言飲食起居之詳與先正獻公所稱若合 說三百五篇與我心契似若有得弱冠因仲兄就先生 為之記顧貌馬晚學何足窺先生之切牆雖然自兒時 胡君逸駕景行前哲書新祠字率邑人尊事之又俾某 與教新安其、祠堂先君正獻公所記也今奉川邑大夫 見先生每過家塾拱立侍傍已有所與起又觀先生所 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卷十 œ

城府温温強強不異常人終日窮年應事接物小心畏 字盈去矣而即之若虚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荡湯洞無 尼周旋規矩而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乎 之君子也道非形器非離形器先生內美充實可謂有 然其獨得于心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盡而非假言語 敬愛皆先生有以表倡之某雖未當數侍先生之聲效 符節後與先生諸子交益知家法之懿闔族聚居交相 又無以寫我心請因胡君之請而有述馬先生真有道

とこりまたよう 関

蒙齊集

越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此先生之學所以深造自得而 萬也亦不知其為一也先生之言曰般林疏席總是住 境不知其順也千變萬狀自為紛紛而不知其為千為 洙泗風雩之氣象先生有馬處逆境不知其逆也居順 也先生之詠詩天籟自鳴也先生之作文為魚飛躍也 也故先生之胸襟光風霽月也先生之節操山高水長 天壤之間獨能餐此天和享此真樂而未易與世人言 所謂真有道之君子也其他稱述已多矣奚以贅

金切正乃石量

四

据云 生立祠也豈非斯道有默會于心者耶雖然先生之道 為胡君與余俱甲戌進士邑政不擾而人安之其為先 令治百里簿書期會之外以與修學校為急難能矣然 吾道者先生諱璘字元質後宰温之平陽終于宜之别 而卒未果遂胡君倘持是而申前請馬必有慨然主盟 揭日月而行某之假守新安當為先生請易名于朝矣 ていりら いたす 浮梁縣修學記

學官凡門廊齊舍煥然更新又創傑閣崇奉奎章學租 者皆優為之一日貽書于余且言令邑以来縮浮費葺 能矣然養士而已爾於佩来集經誦琅琅又嚴程督以 修學而已爾學修而士無以養又報餘財以助贍給難 到厅四月全世 屬係暨諸生講道矣咸謂余迂今今偕羣士求記是弗 進材藝難能矣然課業而已爾潘君材之字浮梁也三 有課駁駁可觀矣請記之余去年春觀風至兹色嘗集 入有限則捐於原濟其之春秋補弟子員月有試句 Ŧ

将與乎余當語兹邑之士曰令之新政是一初也士令 而欲遠道以謀生吾甚悲世人之感也令不謂我过是 栗舉世不以為迂以其能生我也人非道不生而舉世 我过也令弗我迂固當士弗我迂其亦有感乎桑麻殺 以道為迁孝而親敬而長行著習察勿失乗蟲道化其 迂則不迂非道也甘不迂之利犯非道之名道實生我 不目道以迁也令不目道以迁環百里之士若民皆不 | 聞談道則以迂目之道固在桑麻菽粟外耶目道以

次三四年全書 周

蒙衛集

勉之余亦因以自勉馬 我銘且記之余曰子豈專為是来耶吳君曰吾尊慕慈 幼習父師訓有志斯道建一閣舍傍朝夕講學馬其為 日聽講是亦 湖先生有年矣今幸得見先生誨之勤勤余曰先生何 言袖出 有吳君自肝江来貌甚樸野謁余言曰吾家世耕且學 精神閣記 紙先生書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余曰子 初也此初嘗新則日日如初令勉之士

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日月照臨日月之精神吾心之精 疊嶂雜然林列者不可勝數晨昏出沒煙雲吞吐萬能 人下日事七十三人 精神也登高而望前雲崎後雷峰左柏山右松嶺層巒 神吾心之精神也環以先賢之像先賢之精神吾心之 神也是閣之上聚六經羣聖人之書六經羣聖人之精 也先聖即是以啓後學先生即是以師先聖子之閣也 即是以名之余之記也即是以申之天地變化天地之 **迺得此于先生其兢兢寶之哉盈宇宙之間莫非精神** 紫藓集

達泰然無思而非無思寂然無為而非無為嗚呼旨哉 仰而顧俯而察昭明有融本無障蔽終日乾乾何有窮 呈露盡得于几席之上景物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子 金写正五八章 哉姑誦所聞而已子其勉之余亦以自勉馬 斯先里之訓也斯先生之教也雖然余豈敢謂造此道 已涵泳于斯藏修于斯會朋友于斯心之精神交暢旁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診余曰濂溪晦庵一 南康軍四賢堂記 P 卷十四

意于風化者耶漁溪五十餘上南康印經分司南京屯 一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卷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 漁溪自為小官屢爭獄事 泊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 爵禄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為高非四賢之志也 與時件仕追不顯而晦庵在外不過九改立朝幾四十 生俱當守是那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 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 田為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祉丞亦落落 こうこうこう 紫新集

物為已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 多定四库全書 為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 義凛凛秘承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理終不 東髮為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公父子節 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 是慘耶晦庵歷事三朝忠誠怨惻之意具形奏疏大抵 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民之禍若 排和議武近習抑官寺不遺餘力而至于君心隱微 卷十四

賢豈不欲用于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漁溪 こくこうら ハニシ 令舉與屯田騎雙續往来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為者 先生酷愛廬卓乘與攜客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而陳 語吐自肺肝與淺丈夫自潔其身者奚啻霄壤然則四 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嗚呼也愛之 所難言者亦每每控竭無隱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 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 而孰知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乃考亭平生 茶新集

實學不茍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 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通鑑之巨典者亦自青雲 也余既以是復侯書又為敘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詔 白石之深越来耶言施于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為 尊慕以為立身之實地者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 用不為無補云爾 来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于儒道之功 樂平縣慈湖先生書閣記 

多安四母全書

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何往非道心乎從 |采惠轉載米事也轉類也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 我朝草后舉元凱去四山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 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即心即道何道也熙帝之載亮 親歷刊木濟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禹親 昌言禹辭馬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乃歷叙其身之所 五典殺百挨穆四門祭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璩 承舜道心之傳而所謂昌言乃如此是帝載也皆道心

とこりられなける

蒙衛集

者早云乎哉謂無精麤本末者高云乎哉置有無精廳 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廳本末之論哉謂有精廳本末 也嗚呼果可以有精麤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麤本末 對好四角在書 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資萃先生所著羣書于 本末之論者不高不卑云乎哉皆論說也非事實也失 矣書間之建邑之令佐謝君溥許君應龍與夫有職于 生每舉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噫先生其得之 閣而率學子日觀習馬盖先生當宰斯邑矣邑人沐先 **M** 卷十四

内不足名似而實未有得馬者乃先生之所深戒而先 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諸此而已若夫外盛而 曾須臾放逸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 門如對大賓在闇室如臨上帝年登耄羞兢兢敬謹未 生過化歌思至今弗忘故倦倦于其遺書如此閣既成 くれ フラーノニラ 而求某為之記集竊謂先生無意著書也道非思慮所 **可及非言語所可盡先生無意著書也先生自幼志聖** 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平生踐履無一 蒙齊集 一瑕玷處閨

釤定四庫全書 生亦不願學子之萬一有是也嗚呼差之毫釐繆以 苗號瑜十萬石實六萬七千有奇而縣官歲督幾三萬 楊君余舊友也自華亭馳書来告吾做經界法為悠久 有方言奚俚之病直書不亦可乎華亭浙右肚邑歲入 里敬之哉敬之哉 利事成具顛末示余且曰質言近俚其潤色之余曰古 下止蓋自紹興經界迄今百年官無版籍東緣為姦 華亭縣修復經界記

海田當于水無歲無之由是賦役俱病質富交因而爭 則以禮屬鄉官分任其責不履畝不立限不任吏每都 置圍田局募甲首給清冊命之曰抄撩匿者露虚者實 與意出守嘉木整圖籍寬賦斂欲自近邑始招君幕 |弦四起矣給定五年楊君来為司征越明年監簿趙 隱匿說寄弊倖非 乃檄君攝事華亭君日受訟牒力究弊源蠲胥吏白納 一錢貸民戶積欠之賦弛酒稅無藝之征德意漸字矣 ·: : 一重以此邑西連湖北枕江東南並

觀色士民相與舉令于州州上之朝俾遂為真風夜節 量之贏以示優恤未幾明天子新更大化誕布寬政痛 之數令可謂盡心也已又稔于衆曰吾當與爾曹減縣 勉以竟前功賦籍一定詭挾有歸既又白郡以北三鄉 甲首鄉官擇之每圍清冊甲首筆之田之頃畝昭然可 多定匹库全書 而從輕以青龍鎮地積計稅重則盡降而從畝以邑部 及諸鄉浮財物力頗為民擾則止以實產定和買役錢 上田賦重則盡降而為中以北三鄉折糯價重則復減

初元秋苗以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石為額較遞年之數 論修明則有後人在余壯此言類知道者今世辱吏不 逾二萬而民不以為 属已創屋四楹于縣 廳之東扁之 減斜面盡蠲積逋今得奉行上 根本且日感矣令言有契余心于是乎書 子令拱手曰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吾素學也討 曰圍田文籍庫或問令曰子謂察情偽防蠹弊盡于是 ここうう 道能更往往以有餘自誇不知餘而必盡意味索然 1.12. 蒙齊集 一意不負初約于是端平

多定匹库全書 光風皓月入我懷抱琅琅弦誦上下酬答時當大夏樂 契勁直之節清遠之標鍋然鳴王之聲着然不老之色 竹軒者成公東菜先生會友之地也先生愛竹與心點 此君獨立不懼是皆足以發深省助加鞭麗澤書院之 石流金一見此君洒然物表雪霜凌厲萬豪推折惟有 法家拂士也先生生而愛此及獨能忘情哉物之廢興 東菜書院竹軒記 不隨時發興道也軒故待制陳公肖嚴之盧先生 卷十四:

守以在官之田二十五畝易鄰牆老子宮竹園將復舊 講道于斯後廢弗茸嘉定更化門人創先生祠取軒之 **百祠今錫額為書院趙侯所易地築軒以嗣遺響可** 此邦學徒俞麗持先生猶子異伯紋竹軒本末謂履善 觀而未果嘉熙改元吾友履善韓君祥由武學論来貳 **舊扁揭于東無紹定六年今宗正少鄉趙侯必愿為婺** 大三日日八十 捐楮五十萬米十斛屬理據趙君師乘涖其役既又愿 優善是之攝都事肖望張君清叟與 優善同寅相好也 蒙商集

臨以方沼絲以周垣雖近市而不嚣似避世而非隱豈 費弗給肯望報俸餘二十萬履善十萬佐之未幾落成 銀牙四月全書 相與切磋究之二年仲秋後學鄞川袁某記 欲拜先生祠下俱尼于病愧我麗澤雖然願 優善贻書請某記其事某曰朝家命我假守至再矣說 先生之道然耶道不與軒為廢興軒有成壞道固長存 友告其當該行云竹虚中虚乃實得乎此永勿失諸友 武學經遠齊題名記 卷十四 一言為諸

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梗以 漢人有云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今或易 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 暴戰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為言 ころこうらんにう 間 捷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格言大訓超于和戰之外而獨 之縉紳談兵而介胄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 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齊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 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汨溺利欲中平居視父 蒙衛集

多定四库全書 徒為利禄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于以助麗 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為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 兄長上為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問主簿呂君康年幸新 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樂育之意云 規制垂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来居是官首白宰 云矣齊舊有題名今復新之裒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卷十四

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 一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 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菜呂成公象山陸文安公四先 之青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 大道自時殿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 生未祀于學寧非大關遂併力舉兹事屬果為之記固 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 次王四車全書 题 作始克合百川而宗于海中興以来四先生身任道統 索解集

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 進皆天理人舜如桑麻穀粟鑿鑿真實不可誣已四先 之際屑屑馬較短量長以是為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 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于一話言之間一去取 淳以来四先生相為後先所以明義利別正邪羽翼吾 切已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晓雜 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派多異于是潘牆立畛域分所謂 道果為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

文足四草全雪 團 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必 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 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的同者矣正以道無終 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有得馬者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 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令趙君合祠四 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 安邊所公宇記

數受而藏之名安邊所校其所入日計若不足歲計則 禧權臣貪功啓釁舉積貯而一空之我寧考用悔于厥 洪惟我孝宗皇帝中做軍實豫備邊用聖算宏遠矣開 金グロカノニ 自督成翰責任逾重嘉熙之元有司不戒于火所亦遭 領其事端平初復取浙右泉司及諸郡倅貳所掌之課 田宅及其他沒入之產與圍田舊隸于官者總歲收之 心通更舊報講實政謂儲蓄國之大命也捐所籍權倖 有餘始命御史提綱厥後以版曹或都司寺監官畿漕

兼斯職慨然歎曰邊儲贏縮關國安危官厄厥司公宇 煅今宗正少卿樞密副都承旨趙公以夫時以宰士實 来告之曰記將以傳遠欲俾後人永久勿廢耳孟子稱 孟秋之癸酉告成于季冬之士子而貽書屬某為之記 以息中門之右繁壁鐵鍵圖籍是藏翼以更含創主管 為熊坐為寢室為庖温之屬際地為圃環植脩篁以游 其可緩遂請于朝更造馬益以主管官舊厮為聽為堂 解于修文坊之北費絡錢二萬六千有奇經始于是歲

人からりますといかり

紫衛作

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安邊之名漂馬在目邊境 金牙四尾石雪 復書曰願即此為記公內和外剛臨事不茍某所敬也 保邦息民之心而迂續天命于無窮也其誰敢廢之公 于是乎書 在耕子耕何足樂樂不在耕子舍耕奚樂或曰樂道 日不安則儲蓄不可一日不備此所以仰體寧考 耕樂堂記 卷十四

耳曰道在耕子耕何以見道道不在耕乎耕奚為不見

12/ TILL OF COLL /LI Buller 齊安郡博士馮君去病與崇學校以書請記于其且曰 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有所見則樂不 見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以道為不可見立則 道古之聖人見也非見也無見也非無見也以道為可 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實生黄陂邦之人士祠之至今某 可見真見也樂其無可樂真樂也請以是贊耕樂 可見則不樂乎不可見則樂有所見則不樂乎見其不 黄州重建學記 蒙衛集

内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 迎無內外尚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 生嘗與橫渠先生論性矣其言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接珠泗統緒顧晚學無似正願與學子茂明之明道先 深惟二先生以正學為天下倡我宋儒道繇是大明上 多分四月百十 先生曰聖人之言如彼未和陶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 鑑而索照也嗚呼至哉言乎學者不識性或消虚空或 膠意見競議馬騰口說而于切已之實了無相關伊川

欽定四庫全書 孰知學子母謂此道為高遠易存存詩書兢兢禮洞洞 斯病也學子亦當深省密察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神 能正使充棟汗牛私以為損實有何益某自懼不能免 性為有內外拘牽固滞大本不明而顧以言語誦說為 言雖真失正反害于道某三復斯言惕然內省夫以已 之道有不足矣後人所為動多于聖人然乃無用之贅 女果見其臨乎見者孰見神之聽之果知其聽乎知者 用昭昭倫理井井動静一內外融何以多言為上帝臨 紫确集

歷級經始及佐費皆前任人與長官力吃斯足以見馬 古風當邊事釋騷之日追恤库序馮君勇不顧謂忠孝 適于實用則于學道其庶矣乎齊安淮名郡俗淳朴有 一君之言近道矣其庶不負二先生之遺訓矣是宜書 外不墮拍牽之失而誦詩讀書確然真如未耜陶治之 屬屬存此而已敬此而已躬行實践自成自道不能存 正于多事見與學其可緩諸請記之書軟然不有已功 不能敬罪實在我何可自恕果能是卓然真知性無內

次足四車全書 四 鎮江諸軍糧料院上距敷文公八十有五年流風餘韻 年戊戌進士第朝廷用前比陞淳則四甲今需次分司 儒科踵接上嘉武恭有子陞甲以榮之淳則登嘉熙二 **擊海子業儒惠懿公諱與惠敏公諱族直敷文閣諱與** 流傳有年矣襲桂堂者武恭楊和王四世孫名白字淳 國朝承唐舊以進士為重人不禁世閥而禁儒科風俗 則之所名也高廟南渡初武恭戮力王室熟在竹帛華 襲柱堂記 蒙虧集

龍從分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於潭嘯兮虎豹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攝世科路無仕以是為桂若何 處盖歸乎來此招隱所由作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君 **哗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其末章曰王孫兮歸来山中兮** 士有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 輝映先後襲桂之名不恭矣余讀楚辭淮南小山招隱 不可以久留夫招隱而咏桂何也若曰桂生嚴中隱士 在馬猿於之與俱虎豹之與羣桂雖可攀援然非可久 ジル 四

·芳莫如清白武太忠貫神明出入兵間四十餘年避寵 典型動循禮度自待其身常如未第時則姓名益香矣 今與襲桂對峙而並垂芳馬吾觀後漢書君家與吾鼻 辭祭無少瑕玷休光鴻烈衣被後是蓋當以清白名堂 吁柱乎柱乎義豈盡此乎仕途險熾君子畏之挹此桂 人三日年公司 見未為時用香蘊諸身招之使来香滿斯世他日倦游 余病世人未識桂之所以為桂故特發小山之微旨以 祖位登鼎銨號東京名族俱流傳至今淳則勉之顧瞻 京商集

金方四月子言 當與淳則同寅知其美秀而好修兹請余記其事故以 紹定二年余持江左庾節是秋盗起江右地與信屬臣 而就閒晚節之香不愧青史斯其為桂大矣武恭種之 間凡種迥殊此乃吾自有之物非襲而取之之謂也昔 于前淳則襲之于後子子孫孫又傳襲至于無窮與世 接的官吏嚴限防盜何問迫貴溪境遙望戈甲鏦錚旌 祖烈期淳則亦因以自警馬 信州自鳴山字惠廟記 卷十四

相依而行惟自鳴山之神以孝聞天下繇昔迄今餘 年冬余司泉事又明年春盗起衢之常山聲撼旁郡永 **挤照天怖而走時防守兵實不多民間謹言神助越明** 稍張然盜烏合滋衆屢窺两邑卒憚莫前若有尼之者 玉两邑民奔逃弗可禁余亟集尉寨卒糾鄉豪募兵書 大三日日 白雪 百載我朝褒大王封敻絕前世為民祈禳靈應如響銷 民間又傳神助與前年貴溪事相類余概然嘆曰神人 夜警衛檄郡調禁旅白于朝益以大軍力扼衝要我軍 蒙衛禁

子雪父母仇孝也雪民仇孝之推也王孝于親推孝干 禍王不報不止盜賊夷人丘 墓戕人父母離人妻孥焚 寇暴安善良功德茂馬天下之惡一也牛昌隱語言之 金牙四屋台書 見戈甲鍛錚旌旂照天者曷信哉信乎民而已矣凡繕 人廬含不知幾牛昌隱也民之仇盜猶吾仇也忍坐視 風部內親至王之祖廟感愴久之命工飭材書新祠字 民民亦致孝享于神感王庇庥思報王德余今年春觀 及秋記功廟貌尊嚴制度恢張從民願也然則邑人所 

六年夏近丞懋齊章侯著到郡未幾郡以不雨告首迎 **飲定四庫全書** 早後又三迎王子公解而三獲嘉應曾不移時他處因 兹山神作梵事隨獲甘澍歲事以登七年夏浙江皆告 |請民誠有足大者他事不書而此獨書春秋法也淳祐 之災禱而應者屢矣余四年間目擊具事此尚不錄况 修之費與祠事之詳及夫程督之官若吏皆載于碑陰 而此弗錄非略也神之炳靈隨即隨答水旱與霜獨疫 其他乎春秋常事不書復仇則大之王復仇著孝弭盜 蒙衛集 下

之間人 馬宜其隨磚隨應不啻聲相應言相接也吁幽冥杳漠 郡之凝香綠衣怡愉恪盡其孝王以孝其父者孝其民 侯亦以孝其父者孝其神以及其民一念之孝两相契 百拜敬識庶使来者知信之民無忘神與侯之賜云 于異數此邦獨至屢豐蓋侯之牧是邦也迎養芸翁子 /所以聽之者則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益信其不誣矣 沛然堂記 (調未易以精神貫通)也觀侯所以為其神與神

積雨小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見 吏部郎趙公師事象山陸先生其當獲觀先生之書云 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某于是知先生之所謂非 者何說讀至書尾則云若泪于利欲敬于異端逞志遂 援虞書克艱做戒之說反覆數十言其未曉所謂去非 沛然之壯在胸中矣何以觀瀑為哉又從而敷述其義 仲共之是晚来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 非往而不返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病益深而

次足四軍全書

蒙衛集

· 高融融無際無畔淵淵浩浩不識不知克艱者艱乎此 也非多發于涓涓者非始會歸于江海者非終其訪風 能去此非少有依違牽制絲繞繋累之意則決不能去 者蓋指利欲之蠹異端之害而言之也惟沛然之壯則 練飛雪也非物其去非從善也非我第見天壤之間的 于中曰壯若有力實非一力一勺之水非少及其不測 此非矣學者請先生之書玩先生之旨寧不雖然有感 金げにんノニ 做戒者做乎此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者切磋琢磨乎此 29

為之記 瀑為終日觀瀑元非觀請參斯旨母自迷趙君唯唯遂 記之某何能措一辭哉姑告之曰沛然在胸中何以觀 之書以的後之學者而未之遂也今吾韓石矣其為我 **落謂其曰先人當築堂于家塾扁之曰沛然,將刻先生** 吾友張伯常龍泉人書来為其鄉人鮑君求金斗書堂 てこうら ハトラ 金斗書堂記 W. 蒙虧係 ニナバ

也嗚呼妙矣哉吏部諱師雅字然道其嗣希聖主鄞縣

金片四月全書 意良可嘉尚雖然其本在擇師師不必他求伯常學醇 道微能復以講學為急務鮑君獨能捐已財誨後學此 扁且曰書堂之建將聚鄉族之子弟而教之每嘆世降 行方氣充識明可以為師矣余屢欲屈伯常于象山書 常之學推而淑諸人將見金斗書堂之澤自是治乎不 院以地遠故未果今里開近也金斗專也近則無往来 之勞專則無暴寒之患行于鄉然後推于他郡豈惟伯 可量矣伯常試以是語鮑君鮑君儻從吾言甚善不然 卷十四

かんこの日人とから 書堂之扁不可以私藏于家其盖歸我乎

欽定四庫全書集部

詳校官庶古士臣明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街日朱 校對官編修臣 錢

腾録監生 王思敬 樾

鮗

**炎定四車全書** Children sections Control of the second 蒙衛集 SEX NO. 然此本心也不如是則 語不妄始終如一 省大字遂為之說 者可謂不違心矣人 袁甫 撰 此本

其心本無不忠省之曰豈其有不忠乎本無不信省之 炯炯天之廣大地之博厚日月之昭明雷風之鼓盪山 心也不如是則不信非違心乎人之為學傳于父兄傳 于師傳于古孳孳服習問敢失墜此本心也不如是則 之時川之流草木之發生禽魚之飛躍皆此心也不違 不屬他人自提撕自警策自不昏不墜萬病消釋 不習非違心乎夫其所以違心者不省故也是心在我 曰豈其有不信乎本無不習省之曰豈其有不習乎日

以為曹子 日如是純明静 馬實夫字說 臨死生之變不忘戰兢嗚呼斯其所

譏其外浮而內無本也大易之贊乾曰剛健篤實輝光 中英華發外自然之華也華而不實識者機之何機耳 東淮將漕馬君光祖余字之曰實夫而告之曰和順積 日新其德實與光相對譬彼草木本實不撥則華潤不

段定四軍全書 · 潮

枯精彩盡發于外而根本一搖則生意感矣何光華之

蒙商集

大旨余更其字曰朝宗而語之曰子當樂水而得其趣 云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醉然見于面益 于肯施于四體實夫于根心之語其有得乎未也根非 外来本心素具明心以培其根則枝葉華萼皆根之所 自出也勿忘勿助長是為用力之要實夫勉之 乎晝夜周流一息不停雖過額在山然亦未有不下者 古括葉君名東字子潤紹定葵已訪余都陽廳講中 葉朝宗字說

次定四車全書 一 說而告以此朝宗敬諾遂書以遺之 去國朝宗不遠千餘里到鄞川東湖問余死生求余字 會歸于海動靜 山實相貫通則可以躍然有省矣省而習馬習而熟馬 以至海為準學海以不動為本識智者樂水之旨與樂 異萬折必東朝宗于海萬古一日子而有得乎此為學 勉之異時將叩子所得以慰老懷端平第三春余得罪 江河淮濟同歸于海海受衆流而不加多馬故百川雖 源知仁匪二其于學殆庶幾乎朝宗 蒙衛集

準絕醫師製方君臣佐使各當其可藝也有法度馬維 字之克常而語之曰工師度木園中規方中知由直中 都陽徐氏子更名憲請字于余余取書克有常憲之 濟食寒暑推移愆則為沙爾憲爾常無增無損敬之哉 度敷禮樂之化世否則秉常憲盡忠孝之節德惟一 入孝出弟帝則在斯井井秩秩夙夜勿違時泰則昭憲 人之生有物有則何以守之曰常而己日月經天過則

謂常子其可進此乎吾語子亦縣矣雖然語在我聽在 程自芳字說

鄱陽程令名沐求余字之而為之說余字之曰自芳而

告之曰子亦知夫芳之義乎屈平九歌有云浴蘭湯兮 沐芳釋者曰芳芷也沐香芷以自潔清也子產以律己

公以治官庶乎能潔清矣而余有取乎芳之義者豈止

次足四年全書 若是耶君子小人之分在乎臭味而已屈平之作楚辭 蒙齊集

流此芳于天下也布德施仁人薰其芳立功揚名人播 學問之源斯所謂自芳乎夫自芳非斂諸身而已固將 芳易吾之初服哉澄神瀹愿深身浴德滋義理之根滿 之自芳菲菲乎其彌章者常自若也而豈以世之芳不 **芳而反謂不芳者芳耶吁芳不芳乃人之好惡然耳吾** 發落英級而為佩滋而成畹可也曷為乎世人不芳其 其芳著書立言人誦其芳非特見于一時而已又將載 引物連類凡所謂香草者皆芳也其芳可愛則飲隆露

若所謂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云爾屈平之不遇未當斯 次足四車公書 图 何謂真敬心敬也非貌敬也可以言禮矣何謂真和心 則和敬二乎曰真敬未嘗不和真和未當不敬奚其二 敬而不和拘矣和而不敬肆矣夫敬與和匪拘匪肆然 此芳子後世也顧不求芳于外而反求諸内故曰自芳 以彈冠為慶而奚為私有其芳哉吾子其勉之 須不惓惓于靈修也新沐者必彈冠的有用我者則將 和敬說贈庶可 紫梅集

和敬油然而生非自外至也是故學者用力于和 金になれていたとこと 自求放心始 不惟不識和敬亦不自識其心吁心吾心也反已而求 一非貌和也可以言樂矣禮樂豈有二致哉知禮樂 **耕樂說贈項吉甫** 可樂樂道耳然則耕非道乎于和舉趾是聽是蒙 非道婦子餘的年穀豊登何者非樂其樂耕 一致則和敬一貫之理在是矣而世人往往弗 卷十 £

我不如克家曠兮其能受休休兮若不足無祭無辱未 哉余亦願歸耕者因是以見志馬 耕之外平吉甫屬余書齊扁而告以此直獨吉甫樂耕 壽無疆無逸一書歷言稼穑艱難繼之曰知小人之依 樂道也七月一詩備陳先公風化終之曰稱彼兕能萬 次足马東王馬 温兮其若玉儼兮其若客昭晰兮見秋毫周迴兮三思 乃逆天下真樂有過于耕者乎伊尹樂堯舜之道果在 贈趙克家說 蒙齊集

散太璞我欲學馬而未能也願克家相與勉之 心之言不滿一笑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遂書深息二 為孩時所為展轉思之自得睡矣余語之曰古之真人 字界之實夫而有得于此勤于行行而熟當知或者移 實夫問余夜不得睡或授以移心法但當不睡之時思 深息說贈馬實夫 樂山樓說贈馬實去

余當作仁者樂山銘曰瞻彼山兮形若塊然振古青青 以遺之 夫歸自東淮扁所居之樓曰樂山蓋有志于求仁遂 發育無邊静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點識以永天年實 貳爾心人心之無貳即天道之不貳一 大日日年上日 先聖不貳過所以為顏子顏子曷為有過曰觀過斯知 -庸曰天地之道為物不貳大明之詩曰上帝臨女無 不貳室說贈伍清之 以貫之所以為

過乎否乎未知其反觀知之其盡以告我融堂之言藥 空不貳顏子何貳融堂告清之之義切矣清之自知有 馬知顏子單瓢陋老不改其樂馬知顏子之屢空馬太 仁吾于顏子之過知顏子不遠復馬知顏子服膺勿失 洪惟聖天子光臨大寶崇尚儒學堯章炳炳士習振起 石也清之其母忽 題跋 跋丙戌御書

庸者習污懦者習偷由是澆滴卑茶之風成純厚典實 勝與敬而言曰雅者正也崇雅即所以適正也厥初生 臣拜手稽首伏而讀之至矯偏適正崇雅點浮之訓不 詳爾視聽居必廣居行不由徑邪思倏起改之即止正 也者所以反其不正而歸于正也善無小一得其正何 之意泯本心之正存者寡矣挽而回之其必由學乎學 次足写草全島 用不臧惡無大一失其正他美莫贖戒之哉謹阿話言 人本無不正因習有遷乃流于邪誕者習妄輕者習浮 蒙齊集

揭範模師以正率之弟子有弗正乎蕞爾守臣數述訓 靖孫沔輔之青用番落騎兵張左右翼夾擊智高大敗 途坦然奚所擬議他時沒官臨民一出于正始足稱聖 臣謹按國史皇祐五年狄青以樞密副使討儂智高余 言勒諸金石於千萬年 天子迪阿衛士之意雖然師道不尊學者安仰端架獲 金のロルノラー 而追蓋仁皇之德威于是信矣兵刑一也古者大刑用 跋仁宗皇帝御書

子孫衣冠蟬聯逾久逾盛孫個寶藏全畫傳之無極 高宗皇帝賜忠宣公宸翰思禮之隆如此惟忠宣可以 勉 聖心抑小臣備數可泉哀矜庶獄敢不兢兢以聖訓自 甲兵仁皇兵威之信繇修明政刑所致跪觀奎畫深見 沙 足四年人主 無負矣忠宣直節千古有光權臣氣焰令何在耶權臣 能抑其爵位而不能掩其修名能屈其身而不能奪諸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御書 蒙確禁

孫世世勿墜天地同德矣國祚延洪維天相之其職在 者欺美高皇知公本心而追恨權臣欺君之卑天定勝 司泉每閱獄案如天鑒臨兹又佩服寶訓以自警勵 觀雲章敛容與敬而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刑非以殺 洪丞相當軸孝宗皇帝賜以邹刑聖訓臣于其孫倜獲 人于此尤驗 人也而生人之德存我朝欽即之仁追配三代聖子神 跋孝宗皇帝賜洪丞相邱刑御書

此心云 **輩師友淵源所自如徐逸平之師楊龜山者表而出之** 本至公無毫髮私庶不欺于天不負于孝廟且不愧干 今得見逸平與其高弟鄭吏部詩篇斂衽三復良用感 此邦尊事清獻趙公既祠于學矣歲時郡守帥僚屬 歎吏部之孫洋偷有志馬盡搜逸平遺書来當與題 たこり見 其墓所以勵節行厚風俗也方將推廣斯意益求前 跋徐逸平詩帖 とう 9 蒙衛集

金分四月八十 共之是余之志也 知者以為治激要名心胸落落與世枘鑿名高誇隨勢 者以為直情徑行斥丁謂等事知者以為盡忠無隱不 戲翰墨尚為人寶玩若此則當時知公者雖寡後世 君以公手抄李義山詩示余因得盡觀諸公跋語夫遊 固然也君子之所為要使知者知耳公之間孫當塗使 公之風節高矣如陽翟之歸知者以為脫屣富貴不知 跋楊文公手抄李義山詩 卷十五

寓目如暑天凉風襲人襟袖想其標格超然遊羣恨未 友人胡牧之過余出示古括何叔度詩編吏気中得 公者多矣知尊其名未知學其為人真知亦豈易得那 世之好佛者多有福田利益之心公正色立朝無所 援筆敬書因以自警 KIED EP AIM 款談塵叩其所得于詩之外者 跋何叔度詩集 跋楊文公手書遺教經 蒙齊集

幾不能脫丁謂本無陷公意遂免干 附豈有利心也哉詳及公本末雖為小人 金にないたとう 而去之泊再入翰苑會寇忠愍之貶或以草奏事 (所害王欽若陳彭年之徒 忌公才名出已右陰擠 跋長沙幕府四箴 心服盛矣哉 待僚屬政欲已出權畏 膽無隔休咸 卷十五 體如家人父子乎能以真

少人了是日本上日 馬為應者矣仁而不本于心則有以與休姑息為仁者 莅事也皆是心為之也庶而不本于心則有以敞車贏 矣勤而不本于心則有以衡石程書為勤者矣是皆心 情相與者鮮矣况望其訓導諄諄講明義理如師友琢 私既去洞然大公無適無莫常清常明律已也無民也 一言可乎天下萬事皆原于心心本至靈已私障之已 友條為四事庸示勸勉幕屬王君既作四箴矣余申以 磨乎粤山真公之帥長沙也待僚屬之意真如子弟朋 蒙衛集

朝于老末微發未盡之旨轉示同僚而復歸諸王君云 者惟求其本心明白洞達了無隱藏頗得講貫之味今 清常明不失其本心者與余假守柯山朝夕與同僚語 誠勤職思其憂思不出位皆勤也兹所謂無適無莫常 受而受皆廉也心誠仁温如春生凛如秋殺皆仁也心 固官箴之要而存心又三箴之要心誠產當辭而辭當 未通乎大公智漫窺于小道故流弊至于此然則四者 又因王君獲觀此箴且真陳二君子皆為王君印可余

火三日東公告 图 里閉亦聞其聚矣一 慈湖先生高弟自其祖父經明行修世有今德某居同 紹定已五著春某延請慈湖馮君振甫教子家塾振甫 謹而行陸典以舉嗣是者其常如朱君母前一易心哉 一歲序拜于學禮也曷為俄舉賴廢蓋曰是非所急故易 視之耳敬禮之與可易視乎朱君髮攝教悼禮之廢敬 朱權教序拜錄跋 跋厲李二夫人行實 日振甫以二軸見示則其祖此属 紫衛集

謂能大其門而種德弗深牆高基下具顏可立而待孰 某獨有感于此者姑婦相繼咸以德稱德立家之基也 曰貞德如姑孝莫大馬稱李夫人之孝貞可知也已而 人之守志也子纔九歲亦貞矣慈湖先生何以稱其孝 夫人與其此李夫人之封制慈湖先生以貞孝二字表 金月正月八四世 貞孝立德之基也其觀世人之衣冠蟬聯光龍赫爽自 而出之有旨哉厲夫人之守志也子在襁褓貞矣李夫 一夫人以德嗣德相為後先貞孝萃于一門芬芳遺

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脩然其亦可人 中夜呼起苦口訓誘振甫今所植立無忝母訓又推以 余不識歐陽君陸伯微余友也伯微之徒張氏狀其行 所以有感而重起敬也 淑其子若孫馬德基既固日培日崇馮氏其興乎茲其 于後裔基立矣保養封植則子孫青也振甫幼侍母寢 文三日年七十二 載所遺伯微書自謂于象山先生之學有會心處馮聖 跋歐陽伯禹行實 蒙新集 1

嚴居川觀之士世不知名者何限君尚有諸君之稱述 金月口人ノニー 然仲能 習顏老先生淑人心之本旨鬱而不明非少更張不可 余同年進士湯仲能剛直有學識余悼白鹿書院散久 不至湮沒援筆以書為之慨歎 遂屈仲能主之仲能辭再三乃任責行之一年規模煥 子開其人也今亡矣因出示行實一 書魏子開行實 日過我因問匡廬善士仲能為余言堂長魏 卷十五 編讀之令人懷思

之猶子叔正能復其故物夫廣居豈室廬云乎哉室廬 該湖先生既作廣居賦矣廣居之室後轉而之他先生 以知其人抑亦有德之士也夫尹吉甫穆如清風之詩 其子萬里今為直學亦以舉職稱余不識子開因仲能 有廢與而廣居萬古如一日也端平三年夏余屏處上 久已日早上台四 余為之感馆因書以授其子萬里且勉以克紹前人云 一數大德輯如毛民鮮克舉嗚呼知德者鮮自古而然 跋慈湖先生廣居賦 蒙衛集

牆之外無所觀忽馬步名園登崇臺心目頓豁遊城市 樊叔正過余求紀其事且曰更為我敷暢廣居之旨余 磬之迭奏琴瑟等笙之交作已為之洗耳傾聽况乎釣 未羨曠野之適俄而汎輕舠尋幽壑恍然疑非人間世 不得辭設客問以見意客問廣居之義何如曰坐一 此見廣也塗歌里諺朝夕薰習一旦縱觀都色鐘鼓管 雅音此間廣也襟度曠夷規為恢張視外物如浮雲脫 樂来從天上吾乃得周旋其間相與共宴行而聆 室

金分口尼人丁

次足り事人は 盡也巧感算數之所不及是無盡也無盡乃所以為廣 微如此所以成其廣也然猶未也巧歷之所能算猶有 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雖毫釐不差馬其 山壓前目不為瞬想其胸中汪洋博大澄不清而清不 曾不介懷不虞得譽付之嬉笑疾雷破柱色不為動泰 不限絕尺是作為之廣未足為德心之廣也非意相干 濁是足以為廣矣而未足以臻其至也夫其廣于夫矣 名利如敝屣與人則傾肺肝不事城府捐財則等泥沙 家商集

紀極吾顧膠馬滯馬拘拘馬吾懼喪吾天室吾淵何自 所不能募寫是必有妙于此者矣夫妙于此者其變動 南山之竹竹盡而其能紀繪畫之所不能形容詠歌之 也豈獨算哉離婁竭其明目眩而不能視師曠竭其聽 而保吾廣大之全客難余曰一枝之託搏風之其也 耳睛而不能聽夫超于聲容之外者無所極也無極所 不居其出入如神闔闢無常奚可端倪運轉不息孰知 以為廣也豈獨耳目哉激西江之水水窮而不可測殫

1.....

次已日年公馬 國 當言終日不言未當不言坦坦荡湯非偏非當混混融 融無際無窮左之右之何左何右一往一来何往何来 悲夫余告子以周孔之道而子乃詰我以莊周之寓言 飯一簞水一瓢取于天壤間者總若此而已世人憐吾 廣居子居于何所掃方大地臥六尺琳琴一張書一卷 母乃非其類也乎客曰敢問周公之大道曰言其廣廣 井之蛙東海之鼈也蟪蛄之暫大椿之壽也何如噫嘻 乃狹不言其廣廣其庶乎曷謂不言其廣曰終日言未 紫衛集

被己心乎無彼已心是謂道心子往矣否已多言矣容 贵匪卿相賤匪雅儒富匪萬戶貧匪窮問是可以廣乎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不亦太虚乎是不亦無 如其富弱問之質如其質各足吾分各樂吾樂故曰老 之不知未為廣也猶有彼已心也無彼無已浩乎太虚 之窮吾不憐吾窮而憐世人不知吾之不窮夫憐世人 金写正是人言 拱口願有記曰奚記為雖然固解勿記猶未廣也遂即 曰未也卿相之贵如其贵癯儒之贱如其贱萬户之富

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與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為 此為記而授諸子楊子 書慈湖遺豪

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情容接人無一長語作 是皆先生純純皜皜之妙先生當侍象山先生發本心 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南語之曰 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母

次定四庫全書 ·

之問舉府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

蒙齊集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 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虚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 段若之何而事之記曰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親 于言辭的的真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雖死而有不死者存音不可聞矣若聞其音容不可見 云為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 ?禮經所載大抵皆為親存言之耳噫親存固當事親 題慈湖先生書孝本末

與勉之 矣若見其容豈音容哉此心靈明固不以生死隔也某 說論語乃善讀論語者今觀王君次點所著補義 語罕有契心余點識之用力于此書有年矣後始知不 余為兒時先正獻言朋友過四方俱善論今古第說論 不獲終某之身事吾親以為大痛朝斯夕斯常如先親 之儀在前也欲報之德昊天周極萬里訪同此心願相 次定四車全書 四 跋王次點論語說 蒙衛集

說亦住說猶不說也應得斯旨者可以讀論語矣 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曽子曽子曰不可江漢 釋言語問欲求大道不亦感數孔子既殁門人以有若 明洞徹讀之令人與起後世學者膠滯拘牽往往于訓 莊忠敬信勇五者一有不遂皆謂之非孝曽子之言光 會萃衆說衙以已意最為詳鎮則又欣然曰不說固住 跋方友民家職五遂堂遺墨 一秋陽以暴之ذذ乎不可尚已嗚呼使曾子不

四次定四車全書 一 出與人以誠此帖所謂進身之計不必他求但朝夕勉 黃陂令君以先公遗墨見示其讀之泣下先公言由中 由尚能不失其本心是亦曾子之孝也已 以忠獻為其先世名堂曰五遂且書曾子論孝一章方 勵反求諸已自然感動子格人誰不稱慕之即夫子言 氏子孫寶藏之持以示某因勉之曰道若大路古今共 足以知夫子之的的其論孝安能有是言哉方君友民 跋趙黃陂所藏絜齋先生遺墨 蒙職集

嚴餘遷司具自池来都實公通德之鄉適會盗起常 一破開化江山泊/信饒嶽勢張甚余檄州縣的守備請下 賊力不支馬不絕口以死後一百有六年當實慶一 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之旨也不肖派佩服此訓其敢 **忠毅都人也宣和二年方臘反次年公以衢州守臣抗** 余忝守衢緬懷高風為之太息又二年余持江東庾節 忘諸謹識卷末而復歸諸令君云 跋彭忠毅誥

次足四軍主書 節天鑒不遠豈負忠臣今觀忠毅益信故書其後 皇中與之業者此其是也余當語係屬曰為臣但守也 |教淫旌善黑白以分亦見公道之未盡泯而所以開高 祈天永命皆褒崇節義之力方韓起挾聞兵以叛公緣 是失守賊平之後天啓聖明斬起福州而贈公直學士 一景陽以吳大夫所書公告身示余慨然有感每謂本朝 朝調池兵桿禦賊幸不聞吾境今年夏公曾孫壻董君 跋象山先生集 紫蘅集

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某就馬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 書院復募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 先君子曩當刊于江右庾臺矣果將指江左新建先生 金は口がノニ 情狀先生當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馬此心同也此 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常莫匪大 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馬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道是調極是調精 月星辰山川風雨霜露鳥獸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 是謂弊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 瓦

悉末 忠義天地之正氣也顏果柳罵賊視死如歸魯公經之 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對述姑誦所聞附于 次至四車全書 國 亦大馬希烈以死兄弟風節凛然干載趙公一門先後 以折亂臣賊子之萌矣嗣前人遗烈伯泳尚勉之哉 相望忠義之大節實似之嗟夫為國者使正氣存則足 跋趙伯泳家集 題夏判官調義後

講義筆之于書本以代口授耳自本意沒失講者惟以 **磋問學衆爭言判官夏君賢其悚然曰是不可俟君見** 授之入人深也果承乏柯山訪求鄉曲之彦與多士切 詞章為務學者以詞章視之于是書之所傳及不若口 |感人悟物至于言由中出不事藻繪尤得口授之本意 我宜先候之遂躬致此請君辭再三乃幸許君儀狀偉 屬諸生拱聽時習堂上見其從容就座氣象不迫已足 特望之儼然而和氣薰人出言有味每一開講某率僚

戒言行之愆違悼風波之弱人求幽明之無愧不肯孤 是則不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當自得之 寡過無貽先君子之羞 飲社莊誦若無所容具身嗚呼其敢不戰兢服膺庶幾 君亦善說經矣雖然謂君為善說經則可謂經為止 久三日早台島 五尺既跋先君子之帖矣尚奚言哉深惟已德弗競家 跋先正獻公與傅君帖 一念及此萬感交集今觀此帖指學問之端的 7

住可以發好古者一笑 成集深南之季出示二軸余不識放翁也而聪馬思深 學者深甫早亡伯微又亡矣書院落成羣從弟子濟濟 金分にかんで 甫伯微之賢不可復見為之太息 余與伯微友愛如親手足因知深甫之賢真能世其家 生好觀蘭亭而家藏未有善本自謂有固佳不有亦 題何智夫宗簿蘭亭帖 跋陸君出示放翁帖

易唇故也孟子舍魚取熊之喻可謂深切矣平居暇日 心然見危臨難未免失其所守者無他利欲奪之本心 世也仲夏復過馬君又見訪袖出朱先生帖始知師友 倒錯亂若平時無輕爵禄之念而臨事望其捐軀報國 淵源家傳典型使人凛凛有生氣夫砥節厲行孰無是 給定己母春余道過西與獲識膽軍楊君而未悉其家 たいりまたかり 涵養講明義利之辨明如日星一日患難之来何至顛 跋楊瞻軍家藏朱先生帖 蒙齊集

先生書水心所著迪卿誌銘篆額又陳北山之筆也既 吾未見其能也楊君天資明美加之勉勉不已必能世 感迪仰云亡又感乾淳諸君子無一存者悲去 其家者通敬書而授之 彩定四周全書 余舊識夏君迪鄉幾四十年肯父以巨軸示余乃慈湖 跋慈湖先生陸君墓誌 跋夏迪卿誌銘 ·誌陸君墓有足跡未 卷十五 語注于旁

興懷為之太息 與孟子不嗜殺人之訓若合符節嗟乎庖廚尚宜遠人 講求諸葛武侯李衛公陣法甚詳謂古者正兵不可敗 其可輕殺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撫事 清勁藹然先生之道心見馬先生論兵主于不殺

久三日見八時

多方匹居台書 紫蘇集卷十五 卷十五